

我与
吴祖光

新凤霞
著



WOYU
WUZUGUANG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我与 吴祖先

新风霞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吴祖光/新凤霞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54-0186-7

I. ①我… II. ①新… III. ①新凤霞 (1928~1998)—回忆录 ②吴祖光 (1917~2003)—生平事迹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700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28 幅 7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再版序 我爸爸和我妈妈

吴 霜

我的妈妈是那种人，做一切事情都只为了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放弃许许多多必须抛弃的东西，哪怕这些东西是非常宝贵非常不舍的，而我所说的那个目的就是她要成为一个顶尖艺术家的理想。

而我爸爸是那种人，他很平和很谦让，并不抓尖抢上，他可以容让许多事情，但这却没有影响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家，这主要来源于他的头脑，他睿智的头脑和豁达的本性。

或许从文化档次上说，我爸爸是高于我妈妈的。这一点我妈妈心里最清楚，她自认为永远都比不上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对爸爸是敬佩的，崇拜的，也是追随的。

但我爸爸不那样想，他从心里欣赏我的妈妈，佩服我的妈妈。他认为我的妈妈是一个最美丽的女子，不单外表还有内里，她是天下第一。

多少年里，有不少和我父母熟悉的人们在心里未必觉得我爸爸和妈妈的婚姻是那么的适合。并且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会觉得这段婚姻有可能会半途而终，就像许多同类的婚姻那样。在我爸爸和妈妈来说，恐怕他们两人之间最不够般配的地方就是文化背景。我爸爸家里是几代书香，而我妈妈的父母则是城市贫民。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殊途同归，在人们的一路祝福声中稳步前行，最终走



向生命终点，在天堂汇合，实现永恒。

其实人们的怀疑是有足够原因的。

一般说，像我妈妈这种站在舞台当中的“红角儿”，会有两个极端的特质。一方面，她是独撑一方的人尖子，整个剧团甚至整个剧种没有了她就会垮掉，但是同时，她缺乏文化素质，是个“白丁”。因为她出自寒门，整个家庭背景就缺乏文化素质，从小学艺登台但没有读书上学，所以她说自己是个“瘸腿儿”，其中甘苦，妈妈自己心里最清楚。像这样的妈妈，以她自己最风头最辉煌的顶端时期嫁给了大作家的爸爸，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有缺憾的婚姻，是否长久不得而知。

这就是父母二人的功力了。我妈妈当初主动要求嫁给我爸爸，这是个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我妈妈的初衷就是出自于“想嫁个文化人”。我妈妈的妹妹、我的二姨告诉过我，“你妈妈年轻时候就总跟我们说，她不会嫁给演员，她要嫁个导演或者作家。”果然如她所说，她嫁给了作家也嫁给了导演，那就是我爸爸。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我妈妈年仅二十几岁，想想如今，想象当下，有哪个二十几岁的女子会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认知？嫁人嫁人，非富即贵，嫁个有钱的，嫁个有势的，人之常情。但是嫁个有文化的，则极其少见。所以我说我妈妈是个绝顶聪慧的人，她要嫁一个有文化的人，根本的目的就应该是一个了：用丈夫的文化弥补自己缺乏的文化，进而包装自己的舞台艺术，从而由一个天才的艺人演变成一个名载史册的艺术家！一个二十出头岁的女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出身贫寒，没有读过多少书，民间戏曲舞台上初显风头的小小角色，能有如此长远的视角，如此的认知，如此的眼光。我的妈妈，简直空前绝后！

而我的爸爸，并不是那种没有见过漂亮女人的男人，他可不是个书呆子。20世纪40年代，二十几岁的爸爸就已经名满全国了，他是才子、神童的代名词。因为他19岁就写了抗日题材的话剧《凤凰城》，连演几百场不衰。他24岁时写的更加奠定他大师之名的话剧

《风雪夜归人》永远都是中国的十大名剧之一。年轻成大名，使他的身后永远都会有一群一群的漂亮女人追随。他和我妈妈的相遇，当然是一种偶然，而除了这种偶然，还有一个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时代，时代促成了这种机缘。

没有新中国新政府的成立，我想我爸爸和我妈妈几乎没有相遇相知的可能，因为我爸爸不会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而一般说他也不会经常光顾当时鱼龙混杂的下等地带天桥去看评剧。而那阶段，正是我妈妈的成名剧《刘巧儿》在天桥等地上演，演得如火如荼。

介绍我爸爸和我妈妈认识的人是众所周知的老舍先生。他是个典型老北京，也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海外回到故乡的，他最喜欢逛的是京味风俗浓厚的地方，那种地方首当其冲就是天桥，老舍先是在天桥发现了我妈妈，而后他像同是作家的我爸爸介绍了这件事，后来我爸爸也和一千朋友兴致勃勃地去了天桥看戏。当时就对戏台上的我妈妈产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要为了一本杂志写一下那个红遍京城舞台的评剧女演员新风霞，对我妈妈进行了平生第一次的采访。

我爸爸一定是发现我妈妈和他过去认识的那类漂亮女人不同。那些女人一般都有些文化，都识字，都有些小资，小资的意思就是性格独立，就是比较自主，就是喜欢时尚，说些前卫语言，有时会跟男人叫叫板。而我妈妈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妈妈在台上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充满艺术特质的天才，不过到了台下她却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国女人，她崇拜文化，崇拜有文化的男人，她自甘示弱，自愧不如，她对我爸爸是绝对的仰视。在我爸爸眼里，这就是我妈妈最动人的地方，她是那么大的演员，当时的北京城里可能再没有一个演员的风头和名气可以望其项背。但是在我爸爸面前，她的那种出自全身心的尊重与信任却是前所未有的。她请我爸爸给她的戏提意见的要求绝不是说而已的表面文章，她对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的渴望是最真实



最迫切的。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几个月以后，那是1951年，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了。再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在我爸爸的帮助下，我妈妈真的从一个民间艺人成长为了一个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艺术大家。将近50年的婚姻，这期间，他们的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艰辛，有成功也有失意，有顺利也有过灾难。但是他们情感笃定，携手前行，直到生命的尽头。许多人预料他们的分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甚至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一是由于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崇拜和信任，基础极其牢靠；二是因为我妈妈的典型性，正是因为她的那种来自泥土来自民间的朴实和忠贞意识，让她在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婚，成就了我们家庭的圆满，让我们几个孩子从没有失去过爸爸。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妈妈在享有大艺术家声誉的同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声：一个坚贞不屈的妻子。

我的妈妈甚至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爸爸一边而心力交瘁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她在50岁的时候患病以致半身不遂长达20多年。我爸爸陪在她的身边，鼓励她继续一个艺术家的步履，而我妈妈又一次证明了她的与众不同，她从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转换成了一个作家！她出过好几十本书，这和她在舞台上的表现一样，是个奇迹。

我爸爸和我妈妈的故事有很多，而那些故事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好奇。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接一本总是在出版。我有时会想，一个才子与一个美女的故事，这个永恒的爱情主题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令人乏味？

我是爸爸和妈妈的女儿，我知道每一个好故事总是层层剥茧，每一层都出人意料才会好看。其实我爸爸和妈妈的故事还有许多内容有待发掘，也许关于他们之间的传说和议论，还会不停地继续下去，关于他们的书还会不停地出版下去……

2012年11月3日

序

吴祖光

新风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 29 篇，约 60 余万字。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 13 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 1977 年开始，至今约为 13 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 20 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繁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官办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名动海内外，然而偏偏命运坎坷，横遭不幸，受到的是教人至今难以想象的种种政治迫害。最终迫害成病，偏偏又被庸医误诊，落得半身残废。这就是新风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发生了。从 1957 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 1975 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



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新风霞大可列入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做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媲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哪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想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特异功能”。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风霞，其他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20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逸闻趣事竟达60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我和皇帝溥仪》一书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



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6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谁都知道，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受到十分荒谬、残忍的不幸待遇，而其起因却由于我，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做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沐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地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50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做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难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



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声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书，可以想象，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序，给我一个机会说说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怅。歉怅亦就是“欠账”吧？凤霞受的苦全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为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状，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0年12月3日





目录

选对象 001

老舍先生说：“我知道了，你就是要我说吴祖光吧？你这小丫头的心事还能瞒得了我！”

见面了 009

本来这一夜都在想，见面一定很拘束，不好意思，又不知怎么是好，可见着了，由于他的沉着大方，我也很自然。

谈心 015

我说：“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不愿意？”啊！他一点儿精神准备都没有，他站起来停了一会儿，像大姑娘一样脸轰的红了！

决定终身 023

我问祖光要不要你得你父母同意呢？祖光说：“用不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说：“我也用不着问我的父母，谁也管不着我。”

结婚 029

我没头没脑第一句话：“快，我们结婚吧！”祖光傻乎乎的听，一面回答：“那要做好准备呀！”我说：“是，本来领了结婚证就行了，可是现在反对的太多了，我非要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祖光拍《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034

祖光在拍这部《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中，每个角色都和梅先生商量，也要和梅大奶奶，还有梅剧团里几位管事的老人，都一一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兴趣的改变 039

嫁了一个读书人，一下子不习惯、不理解，慢慢我也迷上了书，学认字。

追求学文化 046

大会、小会我都是早进会场坐在墙角，我常穿工作服戴着套袖，口袋装着笔记本，别着钢笔，随时随地可以写。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 059

我在大家的欢笑声里给干爹行了礼。做白石老人的干女儿多好啊！我想，那天我是最高兴的人了。

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 066

汇演那天，祖光没有坐在前排看戏，他说“怕我紧张”。

突然来了1957年 072

“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我等他28年！”

在反右的日子里 087

他走了，我转身关上大门，一个人趴在大门上痛哭了一场。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两出戏，一出是《林冲发配》的长亭送别林娘子别夫，另一出是《孟姜女》……

思想连在一起 102

虽然内心也有很多不服，挨批、挨斗，随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也正是这时在祖光的信中，我得到他的帮助和鼓励。

团圆总比分离好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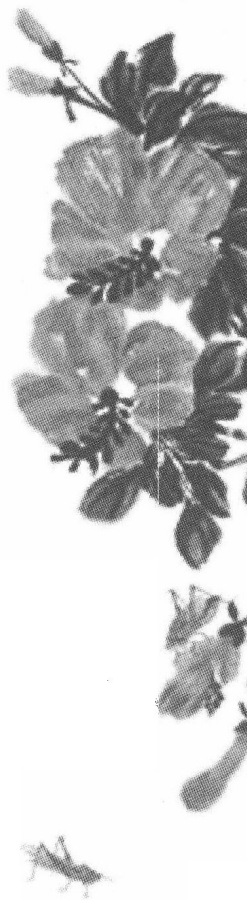
孩子们跟我一起玩儿，他们总是说：“爸爸就快回来了，我们跟爸爸一起再来玩儿……”这时候，我的心里难过面带笑，人为的分离又可笑又好恨……

祖光去北大荒以后 114

毛衣是最拿手的活，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都是我一针针织出来寄给祖光，穿在他身上，暖在我心里。

我在苦难的三年中跟孩子在一起 124

我照约定的时间去了丰泽园，但我带上母亲和三个孩子，先把钱付了，李某某不知我先把钱付了，又带上孩子，这位油头粉面的演员，全没想到我会这样。





祖光从北大荒归来 133

祖光倒了霉，他们仍然当官，我心里不服，觉得这是一个大骗局，可祖光却说：“他们虽革命功劳大，也是读书人，对解放后如何建设国家，对知识分子如何，心里也不明白……”

这是一个人的本 141

祖光的一堆旧衣服被婆婆放到院里，祖光又都捡进屋里，他说：“劳动穿的衣服最干净……”

我们家的四合院及其他 148

住了这么多年的四合院，眼看着被这些人糟蹋，也实在太难过了。

借抄家趁火打劫 169

来抄家的红卫兵简直明火执仗。一群人闯进来，把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奶奶都推出屋，让他们面对墙站着，抄家人在屋里大砸，大抄，房顶都打通了，墙壁都砸穿了。

我和我的小梳妆台 176

那些红木硬木黄花梨木的好家具都遭了难，离开了我，唯有这件小梳妆台一直守在我的家……

霜霜探母 182

霜霜让我不要怕他们，霜霜是为妈妈争气的孩子，可是做妈妈的胆子这么小！

一生追求品德 186

人在任何时候可做好事，也可做坏事；可积德，也可缺德。在这方面，祖光给我影响很多！

探亲 194

我看到祖光和张庚同志正在道边等我们。这是1974年冬天。我们是从1967年分手后，头一次见面。

祖光陪我在河南治病 203

有一次，我坐汽车晕车，吐了，祖光把他身上的衬衫脱下来为我接着，他光着膀子。

我还是我 215

我决不空度，要把那些丑恶的事、整人的小丑写出来叫广大人民看看。

学习画画 226

祖光劝我画画，他为我置来纸笔、颜料、墨、砚，我开始画画……

尽点儿心——参加北京赈灾义演 230

民政部收钱人非常激动地说：“祖光同志，你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这么热的天自己跑来，太感动了……”祖光说：“我不做特殊人物，这是对灾民尽点儿心啊！”



选对象

老舍先生说：“我知道了，你就是要我说吴祖光吧？你这小丫头的心事还能瞒得了我！”

1949年我刚刚来到北京，在天安门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在天桥万胜轩小戏园子唱戏。这年春节前我认识了老舍、侯仁之、吴组缃等先生。当时天桥完全是旧模样，韩家潭、莲花河下等妓院还很热闹，四神庙一带估衣摊子，卖狗皮膏药，八大怪的后代，各种摆摊卖小吃的，说书棚子，练把式、玩儿杂耍的，小桃园戏院、小小戏院、万胜轩戏院，丹桂、中华小电影院，也都在那一带。还有数不过来的各种书摊。书摊上卖的中国古书是布皮的，最多的是普通书、小人书，也有洋字码的书。那时我不认字，也叫不出书名。天桥吸引着各阶层人，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天桥被看成是下等人娱乐玩儿闹的地方。可是解放了，那些旧习俗观念都被人们扔掉了。在解放初，天桥虽然还残存一些旧的势力，可是拦不住新的观念思想要求了。我在天桥演戏可说一炮打响了，开门红，唱戏的台上见，观众是评判



◎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新凤霞

员。这话我从小就记住了。按北京的旧观念，不允许我进大剧场和长安、吉祥、广和等戏院，我就落脚在天桥小戏园子，搭的是草台小戏班儿。

一些文人如老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等对我很感兴趣。他们不单在园子里大长条板凳坐着看戏，还到后台来看望我们。不单学者、教授来后台，领导也不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马锡武等都来看过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不通知我们，自己就买票来了，保卫的同志也看不出来，我们却是感动得请他们来后台，散了戏同坐在土台子上，聊天谈话请他们提意见。新出牛犊不怕虎，我很幼稚愚蠢，可敢说话，领导和专家都夸奖我单纯，唱戏卖力气，功夫不错……当时我的领导李伯钊、王亚平同志都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为我选择对象，也为我介绍了不少人，我都不同意。记得伯钊同志为我介绍一位军队的政委，他把我接到他家。杨尚昆同志也很喜欢我，常说：“这个年轻人很好……”刚刚解放啊！进城的干部很多，都因为革命事业没有成家。给我介绍了不少干部、军人，我都不同意，我也不敢直接对领导说这话。我有一个办法，看见哪个来相看我的对象，我就找借口说：“叔叔，我要出去一趟，有急事……”这一叫叔叔，对象事就吹了。这是从小在戏班唱戏学的，叫一声长辈，人家就不会在你身上有打算了。当个小辈不吃亏。就用这个办法还真吹了不少。

我最喜欢跟老舍先生聊天谈心，他没有架子，容易接近。他常来天桥和我住的地方，那是天桥最南头很僻的地方，又脏又破，小平台没瓦的房，老舍先生来我们这个破穷家，跟我二姨聊天，他非常和气热情。老舍先生为我的婚姻大事，跟我多次长谈，我也把心里话告诉老舍先生。我从小学戏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知识，连字也不认识，父母都是受苦人，他们常说：“我们是睁眼瞎，不认字，就知道吃苦、受罪，认命吧！……”在旧社会，唱戏的是下等人，